
花蓮縣吉安鄉境，是台灣原住民裡的南勢阿美族人，世代居住的位置。目前，原先在這裡主要的三個社群聚落，已經成為花蓮市周邊的衛星社區。然而居住在這裡的阿美族人除了漸漸改變成為西方宗教下的信徒、或是參與東部地區的台灣民間信仰之外，仍然有許多人跟隨著傳統社群遺留下來的腳步、作為處理自己日常生活裡信仰需求的唯一方式。其信仰傳統內的各種祭儀活動，大多是由族人稱為 **Cikawasai** 的巫師們所帶領。包括個人的、家庭的、部落歲時的儀式，仍然可以在許多傳統意義與現代處境衍生出來的場合見得到。如何去理解傳統巫信仰活動的祭儀本質，用什麼角度切入思考，才可以在儀式行動的科儀文本與執行過程裡，取得關於巫信仰與日常生活、社群整體的團體情感，交互表現出來的深層連結與象徵意義。本文中以東昌村（舊稱里漏社）進行的傳統喪禮描述為主，配合巫信仰所展現的神話思維動力，試圖在可見的進行過程和社群脈絡之下，進一步探討由喪禮中的祭儀時間與空間表現裡，如何在行動使用的草擬性的區別(**discursive distinction**)，形成對儀式活動賦與社會性意義的摹本 (**mimesis**)，以及儀式週期所到的儀式同體異形(**homology**)。人在祭儀中的理解和參與，來自於對空間和時間感的認識。以祭拜程序可能會使用到行動目的，進而展現特殊的神聖方位；空間並不是邏輯幾何式的拆解說明，它回歸到行動和情感發生的當下需要。任何儀式之前，都要斟酒在杯中，用食指輕點告知祖先和鬼神(**mivdik**)；這時並不形成特殊方向或隊形，而是由杯內向杯外的動作過程，連結了自我與神聖他者的關係。直到呼喊神靈、在祭品臨時排列形成的空間裡，才會看到由祭祀需求依序出現的東方、南方、北方諸神。每一種特殊方位一開始是以日常生活的行動作為命名對象：例如"東北"的「收藏穀物」方向，"西北"的「曬掛魚網」方向...。被人為說明所賦予的神名和意義，是由對於日常行動的需求轉變而來。祭祀行動的時間感，在觀看和參與中是透過空間關係的表達才得以表明。時間並不只是我們使用某種計量的 **scale**，一個象徵動作能被程序和目的之下被認出，於是在過程裡不知名的連續裡有了區隔。儀式內的時空區隔，就是進行意義引渡的基本方式；大型儀式比如喪禮以至於巫師本身的特殊祭典，對於儀式行動轉變的漸進性質特別注意。執行的巫師和現場的家屬，同時進入因為祭祀行動和物品出現，而連結的另一個時間流。以祭祀活動向外擴散的神聖時間，並非物理時間規定的機械時刻；它訴求的是統一看待祭祀前後的時間意義，「滿載過去並孕育未來」。在台灣現代化的腳步未曾停止，原住民生活持續漢化的情境下；傳統巫信仰漸漸脫離了原先和部落生活的日常連結；從「背景」浮出而成為研究「議題」。當我們回到儀式行動與日常行事之間必然的交會時，才可以重拾祭儀與傳統生活情境連結的內在象徵思維。
